新石頭記/第02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新石頭記

◀上一回

第二回　入塵寰初進石頭　憶往事悶看《紅樓夢》

下一回▶

且說寶玉拿了那張字紙兒，只管發怔，暗想道：我離了家到底有多少日子了呢？據這張字紙兒看來，一定是同那「京報」一般的東西。不過不是專載閣抄，把外頭的時事也載上的，自然也是按天出一張的了。看他這年月，竟然是自我離家之後，國號也改了。只恨我在那裡混修之時，糊裡糊塗，不曾記著日子。看他那年月底下，還有什麼一千九百一年，這更不可解了。正在這裡想著，只見焙茗笑嘻嘻進道：「爺請看！」是黃紙糊的小匣小，上面橫寫著「燮昌」兩個字，反面是面的細細緻致的一幅小畫兒。要待打開他看時。卻是沒有蓋子的。四面翻轉看了一遍，原來是個套。把他推閏一看。裡面裝著好些小枝兒，一頭還有一京紅紅兒的東西。便還了焙茗道：「這不過是小孩子頑的罷了。」焙茗接過來，取出一根細細的去看，口內自言自語道：「怎麼個頑法呢？」說罷，拿起來把那紅點子對著頭上去燒。誰知才對到火上去。便豁的一聲著了，倒把二人嚇了一跳。寶玉道：「別弄了！管是個惹火的。」焙茗那裡肯聽，便道：「這一點點的小頭兒，燃著了那火就那麼大。我們把他一根根的都取下來，湊在一處，拿到院子裡，放個火球兒頑。」面說，一面找了個釘兒，蹲在地下把那小枝都倒了出來，去刮那紅點子。刮下了兩個，再刮第三個時。不知怎的，拍的一聲，那紅點子自己著了。焙茗又驚又喜，寶玉也歪在旁邊看見，說道：「快別弄，拿來我看！焙茗把小枝兒遞上。」寶玉道：「匣子呢？」焙茗遞了來。寶玉再看一遍，對焙茗道：「你看這套匣邊上，這一面粗得狠，像是沙子做的。」那上面有幾路紅印子，不定這東西在這上面一擦，卻把枝兒擦斷了。

寶玉道：「蠢才，輕點子呢！」焙茗再拿了一根，往上輕輕的划。划了兩下，沒有動靜，再划重時，又怕斷了。焙茗大喜道：「二爺真是聖明，叫奴才一輩子也不知道這麼一來，就會著了呢。」寶玉道：「快收起來罷，這是取火的東西。可輕著點，別碰了他。你看剛才把釘子刮了他，也刮出火來呢！」焙茗一面收，拾面道：「這個取火。比著火鐮包兒，靈便多了。這回有了這個，不要那個了。」寶玉拾起一根著過的，仔細看了一看，只見那紅京子燒成了炭，取起那套匣來，劃了一下，便斷了。想道：「二爺請睡罷。明兒家去，我還要趕回京去報喜信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就在這牀上胡亂睡了。你呢？」焙茗道：「爺別費心，我有睡地方。」寶玉便和衣躺下。焙茗道：「好歹脫了睡，小心著冷呀。」寶玉道：「此刻我比前頭，不拘什，麼都可以將就得。身體也好，不至於著涼的。」焙茗將門閉上，取了幾把椅子，拼擺在門口，便躺下去寶玉道：「怎麼這等睡法？」焙茗道：「怕爺再跑了，奴才可擔不起呢！」寶玉笑道：「你放心，我再不跑了。」一宿無話。

次日黎明，寶玉醒了，叫起焙茗，到爐子上去燒了京熱水，胡亂洗過臉，主僕兩個，便出門上路，仍人小門出去。外面原來是三間正殿，卻是剝落一堪。兩郎多已倒了，兩旁神像，也七歪八倒。出得山門，回頭看時，那敕玉霄宮的匾，還歪歪的在上面未掉下來。焙茗此時只覺得心神恍惚，想著：我投宿的玉霄宮，明明是一所雕樑畫棟的，怎八一覺睡醒，卻換了這個模樣。一路上疑惑不定。寶玉是因為看了那張字紙兒的年月，心下十分疑惑，又不知此處是什麼地方，只得信步行走。

走了四五里路，走到一個小小村莊，見一個老兒，正攜了農具行來，焙茗便向前問道：「請教老丈，我們到金陵城裡去，從那裡走？這裡是什麼地方？」那老兒道：「這裡叫做『無為村』也是金陵管。你們要進城，只往東去，不上十里，就到了。」焙茗謝過老兒，同著寶玉向東而去。慢慢的有了人家起來。一時進了城，寶玉道：「城是進了，那裡是咱們家呢？」焙茗道：「爺放心，咱們家是赫赫侯門，一問就知道了。」說罷，便拉著一個走路的人，問他：「榮國府在那裡？」那人回說：「不知道。」寶玉道：「這些走路的人，那裡知道。你倒是到店舖裡去問問罷。」焙茗依，言問了幾家店舖，也戛不知道。寶玉不覺納悶，暗想道：「裡莫非不是金陵，是我們走錯了路麼？焙茗道：「走了半天也乏了，爺看見那茶館麼？多少人在那裡吃茶呢。爺何不也進去喝碗茶，歇歇再走。」寶玉點頭應允。

揀了一家潔淨茶館進去，揀了個座，焙茗另在一邊也揀座兒坐了，茶博士泡上茶來，寶玉慢慢的品茶。因想：焙茗問了半天，沒有一個人知道，總是他口齒不令俐之故。自

己在街上，又不好逢人去問，此時正好借吃茶為名，得便時，親自問人。坐了一會，只見隔上又來了一位茶客，舉止斯文，暗想：這個人，或可以知道，不妨試問一聲。因立起來，對那人拱拱手，問道：「失路之人，請問一聲，不知老兄可肯指教？」那人也連忙起來招呼，一面說道：「這問路的事，是知道的，無有不說，何消多禮。」寶玉道：「我要到榮國府，不知從那條街上去？」那人聽說，把寶玉上下打量一番，說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只知有一個寧國府，卻不知有榮國府。」寶玉喜道：「老兄不知道，我們本是一家，找到寧國府，先趁子輪船到蕪湖，然後或僱民船，或僱牲口，自然可以走到。怎麼在這裡南京地方，就問起來呢？須知道寧國府，我問的是寧國公，榮國公的府第。」那人搖頭道：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」玉還未答言，焙茗在旁插嘴道：「爺別理他。咱們賈家的門第，南京、北京，那個不知道的？他既然不知道一定是個村漢子，再問也沒用。」那人聽了，也不做理會。焙茗大自言自語的道：「像劉老老，他還是個女人，也會找到咱們家去。咱們南邊的府第，自然也不輸給別人，就沒有人知道，可也是一樁怪事。」那人聽了，怔怔的看了玉一眼，又看看焙茗，回頭向寶玉道：「沒甚什麼說，你老兄既然不知道，使罷了，我回問別人。」那人道：「剛才聽你們說的，莫不是要問那《紅樓夢》上賈寶玉他家麼？」寶玉歎喜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！但是什麼《紅樓夢》，我可不懂。」那人道：「你可就是看小說看呆了。」又笑道：「你要問他家，還是要看賈玉呢？還是要看林黛玉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只我便是賈寶玉。」焙茗在旁插嘴道：「我們二爺現在當面，你為甚提名叫姓的起來，好沒道理！」那人怔了一怔，指著焙茗問寶玉道：「他又是誰？」寶玉道：「他昃我身邊的小焙茗。」那人擡頭看了看天，又揉了揉眼睛，道：「不好了！我今日不是見了鬼，便是遇了瘋子了。」正說著，鄰邊又來了一個少年，那人見了，便招呼入座，說道：「我常說你們年輕人，不要只管看小說，果然有看小看出笑話來了。前頭我看見一什麼筆記上載著一條，說是有了《西廂記》思慕雙文顏色，致成相思病的。我還他不過設言勸世的罷了，誰知……」說到這裡，用手指著玉道：「這個人，竟自稱是賈寶玉起來，口口聲聲，只問什麼榮國府，你道不是看《紅樓夢》看瘋了的麼？」那人只管高談闊論，引的旁邊吃茶的人，一個個都圍過來，對著寶玉觀看。看得寶玉沒意思，趔趔的起來，叫焙茗開了茶錢，走出了茶館。

因對焙茗說道：「我本來就有點惚，聽了那人的話，越發恍惚的加了一倍。看來，我們家是一時找不著的了。不如先找個下處，再商量罷。」說著，二人找了一家客寓，揀了個潔淨房間住下，還要張置備行。李焙茗先到裡間，鋪好了寶玉的臥榻，然後自家把外面半間收拾起來。寶玉叫焙茗出去買點紙、筆、墨之類，回來應用，焙茗答應了出去。

一會兒買了些文房四寶回來，又順帶買了些茗碗茶鐺之屬。寶玉在家時，享盡了膏粱文繡、粉膩脂香之福，出家時，非但與木石居，與鹿豕游，並且是耳無聞、目無見的。不知過了幾世，歷了幾劫。此時自見外面粗使的東西，卻也小巧玲瓏，不覺把玩了一番。忽又想起在茶館裡，遇見人，說什麼「紅樓夢」，想是一部小說。他又說我看《紅樓夢》看瘋了，以自稱賈寶玉。我明明是賈寶玉，我何嘗知道什麼《紅樓夢》！想當年，我和甄寶玉同了名字，同了相貌，已是奇事，難道那《紅樓夢》上，竟有和我同姓、同名的麼？倒不可不看看他內中是個什麼情形。想罷。便提筆寫了「紅樓夢」三個字，叫焙茗到書坊裡去買。不多一會，買了回來。寶玉見有一尺來高的一部書。也不及細看全文，先取了第一本，要看個回目。誰知卻是一本略畫。見了那些人名。先就暗暗稱奇。胡亂翻了一遍，翻到末後，才是回目。便逐回的細看，心中又是驚疑，又納悶。逐回看過了，才看正文。一心只想看賈寶玉的事，鄤不相干的閑文，便胡亂看過，只揀要緊的去看。越看越是心神不定。看了書上事跡，印證我今日境遇，還似做夢。不覺越想，越想越看，那心神越覺惝恍。忽見焙茗笑嘻嘻的進來道：「爺猜這東西值得多少錢呢？」

不知焙茗拿來的是什麼東西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